

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爭「名」奪利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不正確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我曾經提及，由於要考慮到政治正確性，所以一些對某些群體稍有貶義的名詞都不能在美國社會中使用，例如共和黨主張以鐵腕政策對付非法移民，但一些民主黨人士則以「無證移民」這中性詞取代「非法移民」，但最引起爭議性的則是對恐怖份子的稱謂。

最近美國共和黨舉行了全國代表大會，很多名共和黨人士都不約而同地批評奧巴馬的「政治正確性」，他們指責奧巴馬不願意說「激進伊斯蘭」這個詞，沒有按照恐怖主義者的本質去直呼他們。在此之前，奧巴馬辯稱這跟政治正確性無關，簡單地說，他不想一竹篙打一船人，極端主義者並不代表全部伊斯蘭，很多穆斯林亦是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在反恐行動中美國有許多盟友是伊斯蘭國家，在美國本土亦有很多愛好和平的穆斯林，他認為「激進伊斯蘭」這稱呼只會造成分化。在今年六月奧蘭多槍擊案之後，奧巴馬說：「究竟使用『激進伊斯蘭』這個標籤會實現什麼目標？究竟這會帶來什麼改變？難道伊斯蘭國會因此而減少試圖殺害美國人嗎？這會為我們帶來更多盟友嗎？這當中有什麼軍事戰略嗎？答案皆非。」

筆者認為在這場爭論中有許多無謂的誤解，首先，即使一個帶有貶意的稱呼連著某個族群的名字，這並不一定表示以偏概全；第二，即使對某個族群有所批評和戒心，這並不必然地由有意見和戒心跳躍到歧視和仇恨這個族群。在下面筆者將會逐一說明這些見解。

激進伊斯蘭：一竹篙打一船人？

先說所謂不同一竹篙打一船人，伊朗美國學者禮薩·阿斯蘭（Reza Aslan）經常公開捍衛伊斯蘭，他批評人誤解這宗教，他強調並非所有伊斯蘭國家和人民都是一樣的。對我來說，這無非是攻擊稻草人（strawman），請問有幾多人以為所有穆斯林都是一樣的或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呢？

有些犯罪組織源自某些國家，於是人們在這個組織名稱裡面加上那族群的名字，例如「意大利黑手黨」、「華青幫」，但我相信任何有頭腦的人都絕對不會以為所有意大利人都是黑手黨，或者所有中國人都是華青幫份子；在二次大戰時，人們採用「日本帝國主義」、「納粹德國」這些名稱，事實上在今天人們仍然沿用這些名字，難道我們會說：「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支持軍國主義，或者所有德國人都支持納粹黨，這些稱呼會造成分化和歧視」？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指出：「二戰期間，約十二萬生活在西岸的日裔美國人被送到拘留營，這些人和日本帝國沒有什麼任何關係，他們之所以被定罪，僅僅是因為他們有日本血統。我們必須避免犯同樣的錯誤，這就是為什麼奧巴馬不想用標籤去分化國家和世界。」

在二戰期間美國亦拘留了約一萬一千名德裔人和少部份意大利裔美國人，一九四二年陸軍部長史汀生·亨利（Henry Stimson）認為意大利裔人「潛在的危險性較低」，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搜捕和拘留。為什麼這三個不同的族裔會受到不同的待遇呢？箇中原因可謂錯綜複雜，其中一個說法是：意大利裔和德裔人都是白種人，至少在表面上不太另類，但日裔人有黑頭髮和黃皮膚等特徵，人們很自然跟他們劃清界線。我認為，縱使當時不用「日本帝國主義」、「納粹德國」等標籤，人們仍然會以膚色和其他考量點去歧視和分化。

伊斯蘭恐懼症是歧視？

接下來筆者將會討論戒心和歧視的分別，主張避免提出「激進伊斯蘭」的人認為這這字眼會導致「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有趣的是，當他們批評「激進伊斯蘭」這詞含有貶義和導致分化的時候，「伊斯蘭恐懼症」亦充滿負面的意思。

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中指出：「你要害怕伊斯蘭主義者！要非常，非常，非常害怕！你以為九一一很糟糕嗎？低處未算低！」後來英國【衛報】評論說，金里奇已經把「伊斯蘭恐懼症」變成一種操控人的藝術。我並非親共和黨，我也不是完全同意金里奇的說話，但平心而論，在最近幾個月內，比利時、法國、土耳其、美國、德國、巴基斯坦、伊拉克……接二連三地發生恐襲事件，有段時期幾乎每隔兩、三天就發生一宗，犯案的恐怖分子不是穆斯林就是中東裔人士，而犯案手法是令人防不勝防的，例如在法國尼斯以大貨車撞向人群，便造成八十四人死亡，金里奇是危言聳聽嗎？

如果在一個擁擠的地方我看到一個神色慌張的中東人在一輛大卡車裡面，我會很緊張。為了保護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可能會帶所有人離開該地區。這是伊斯蘭恐懼症嗎？可以說是，但我認為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也許有人會說：那卡車司機未必是恐怖分子，也許他是個好人。但我不認識他，我沒有關於這個人的任何資料，在這情況下，小心謹慎並不同等同偏見、仇恨。

在過去一年多，美國發生過很多次警察濫用武力殺死黑人嫌犯的事件，最近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一名黑人治療師嘗試幫助一個患有自閉症的病人，當警察趕到現場時，那治療師馬上伏地，高舉雙手，高喊自己沒有武器，並說那病人只是以玩具車玩耍，不會構成威

脅，但警察仍然開了三槍，其中一槍打中黑人治療師的腿部。那黑人已經完完全全和警員合作，但仍然難逃一劫！

如果我是一個黑人男子，有一天在街上我遇到一個警察，那麼我會有什麼反應呢？我會盡量避免眼神接觸，希望警察不社會接近我。如果他走向我，我會要求身邊的朋友開啟手機攝像機，來記錄我和警察之間的整個互動。如果我不幸受傷和死亡，至少錄像可以證明自己是無辜的。若果我還有時間，我會致電保險公司，要求增加自己人壽保險的保金和賠償額，這是「警察恐懼症」嗎？對。我知道不是每個警察都狂暴嗜血，然而，鑑於發生了多宗警察濫權事件，特別是邁阿密案，我的做法是非常理性的。

結語

我明白奧巴馬用心良苦，但套用他的說話：「究竟避免使用『激進伊斯蘭』這個標籤會實現什麼目標？究竟這會帶來什麼改變？難道伊斯蘭國會因此而減少試圖殺害美國人嗎？這會令美國失去盟友嗎？」相反，不提「激進伊斯蘭」和提出「伊斯蘭恐懼症」，這已經分化了人民，至少這令到本來是合理的恐懼蒙上了歧視罪名的陰影。

2016.7.22